



圖／賴惠美

◎文／邱少婷

槭葉牽牛

熱帶亞洲、非洲分佈的槭葉牽牛(*Ipomoea cairica* (L.) Sweet)由於非原產臺灣俗稱番仔藤，目前歸化在臺灣低海拔地區分布，喜強光、攀爬細支柱，纏線、破壞荒廢地可形成大面積覆蓋。草質纖細的主莖螺旋纏繞，借力展開掌狀排列的披針形小綠葉，很像槭葉，又像四處遊走攀爬的五爪金龍。漏斗形紫色花冠，可辨識為五的合瓣，花冠外側和內面形成不同的折紋，好像朝天展開粉紫的百褶裙。

花果的聯想

1. 蒲公英

風來了 風來了
曠野上有少年吹著風笛
一叢絨毛
是媽媽為我準備的行囊
飛飄—飛飄—
冶遊的果實
要尋找媽媽的第一故鄉

2. 牽牛花

一群貪玩的孩子
天濛濛亮
就迫不及待地
爬上牆頭
喧嘩出一片紫色的聲浪

3. 動與靜

人車往來的公路旁
有一叢波斯菊
慢條斯理地長著

4. 菊花

屬於想念的季節
總在秋涼之後
總在蟹紅菊黃時
淡淡一紙素箋
寫不盡細細長長的牽掛



圖 / 邱少婷

◎文 / 邱少婷

蒲公英與蜂

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 Weber)由許多黃色的管狀花組成頭狀花序，朵朵管狀花中伸出二叉的雌蕊柱頭，準備接受傳媒引介花粉。蜜蜂等昆蟲感應黃色的誘惑，喜歡造訪採蜜傳粉，所以蒲公英為蟲媒花，色誘昆蟲提供花蜜花粉的互利共同演化。

花

想留住春天
花 不惜以冶豔撩人的姿態
向天空挑逗

吸食爛熟的諂媚花粉的蜂蝶
不自覺吐出黏膩的嚙語
無力地抽搐著觸角

可是春天的心情多變化
不知如何取悅天空的花
竟哀哀的哭了起來



圖／楊國禎（盛開的吉野櫻和山櫻花）

◎文／楊國禎

櫻花

經過寒冬，宣告冬天的春化作用已結束。當春天來臨溫度回升，通知夏天即將到來，枯樹被告知要盡快開花，開完花後趕快長葉，好讓果實吸收葉子輸送過來的養分快快長大，使果實內的種子得以成熟。種子不能馬上發芽，要經過秋冬季節，樹葉盡褪，樹與種子同時休眠，直到冰雪融化帶來的水分，催促種子發芽成長。冬天限制植物和種子的休眠，也是一種生長的必經過程。不歷經寒冬，春天無法來臨，這就是溫帶地區植物與環境完整結合的現象。因此溫帶植物移植到熱帶地區，樹就不開花，種子也不會發芽。

上野公園櫻花會

把天空渲染成一片粉彩
以炫麗的姿態
向美的本質宣示
上野公園的櫻花大道
汲取花魂的遊客
在櫻花樹下宴飲人生
生命何其短暫
如隨風繽紛飄落的花瓣

同是春神的使者
相形之下
開在故鄉奧萬大山野的櫻花
顯得格外謙遜幽雅

◎文／楊國禎

瓊麻

熱帶邊緣的植物，落腳有半年落山風而且乾旱的恆春半島。葉狹長似劍，排成蓮花座的形狀。葉前端縮收成尖刺，葉肉有密集的纖維，除了採收抽取纖維當繩索外，全株也被栽植為反空降的軍用途。開花時，由蓮花座中心抽出大型花序，一柱擎天，成為秋天向南遷徙過境伯勞鳥的停棲處。



圖／楊國禎

參觀墾丁瓊麻歷史館側記

強韌的生之欲望
才讓根牢牢抓緊
熱帶海岸林的貧瘠礁岩
這種本能
原是無可厚非
人類卻把它擴張成
沒有版圖界線的慾海

於是
我的興衰史
是一部充滿血腥的帝國主義和殖民戰爭史
在南台灣艷麗的天空下
讓落山風轉述我的滄桑

殖民經濟把我從南洋移植到這塊半島上
創造黃金傳奇
從此我的鄉愁株芽
被迫拋入巴士海峽
半島變成我永遠的家鄉

養我只為了讓我見證
戰爭就是那麼一回事

將我無欲的纖維
抽成一股股掠奪的繩纜
在台灣海峽和太平洋
恫嚇的軍艦汽笛嗚嗚作響
砲聲越隆
我的版圖越是擴張
把熱帶海岸林擠到邊緣殘喘

戰爭永不歇止
只是改變戰場
石化工業向我宣戰
最後我被塑膠招降

落山風年年吹襲海岸
高聳零落的株芽
日日迎著晨曦夕照
寂寞地抽芽無聲地死亡

水上摩托車在海上嘶叫
不斷勾起我昔日印象
錯認為軍艦入港
誰能體會這種心酸

—發表於1998年8月15日《笠詩刊》第206期，頁45-46。